

承德、山庄文学研讨资料

(第一集)

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河北省承德地区文联

编

承德“山庄文学” 研讨资料

(第一集)

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河北省承德地区文联 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前　　言

承德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近几年这儿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喜人的形势，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山庄文学”群体始现雏形，省内外文学艺术界促进这个文学群体不断向前发展的呼声日高。为此，一九八六年夏，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和承德地区文联在承德避暑山庄联合召开了以清代历史题材为主的文学作品讨论会，与会者四十多人，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讨论会开得适时、必要，对承德、对其它地区均有意义，类似的会议其它地区亦应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根据与会同志的要求和全省文艺理论、文学评论工作的实际状况，我们选编了这个集子。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粗疏和错讹、不当之处实所难免，敬祈批评指正。

编者　　1986年11月

承德“山庄文学” 研讨资料（第一集）

目 录

历史小说之我见.....	郭秋良 (1)
—由《康熙皇帝》谈起	
从我所创作的《天涯风雪》说开去.....	何理 (7)
骨骼·血肉·精髓.....	薛理 (11)
承德清代历史人物传说特色浅谈.....	朱彦华 (14)
作家，应该是真诚的.....	蓝翎 (26)
引人注目的《康熙皇帝》.....	峻青 (29)
—给郭秋良同志的信	
离官创作浅谈.....	冯健男 (36)
离官断想.....	王浩 (41)
—在清代题材山庄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山庄琐谈.....	张峻 (48)
关于《康熙皇帝》的通信.....	张庆田 郭秋良 (55)
再现历史的画卷.....	崔道怡 (61)
—读郭秋良的《康熙皇帝》(宫廷除奸记)	

- 读《康熙皇帝演义》 白海珍 (65)
一部有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的书 袁耐梅 (70)
一个活生生的“人” 宋培孝 (76)
- 谈《康熙皇帝》中的康熙形象
文采斐然的散文化笔法 王玉祥 (80)
- 读长篇历史小说《康熙皇帝》
“喜见淳朴俗，坦荡心神舒” 晓 明 (84)
- 谈《康熙皇帝》中的风俗美
文美在于情 武 华 (88)
- 读《康熙皇帝》第四章第一节札记
- (1) 壮阔的历史画卷 戴砚田 (93)
- 读叙事长诗《天涯风雪》
一部壮丽的史诗 尧山壁 李子光 (100)
- (2) ——读何理《天涯风雪》
- 塞上奇葩 郭秋良 (96)
- (3) ——喜读《天涯风雪》
于细节处见精神 王玉祥 (106)
- (4) ——读何理的《天涯风雪》
- (5) 离不开现代观念的指导 朱宝柱 (111)
- (6) ——谈承德的散文创作
美文抒深情 张振德 (117)
- (7) ——读刘芳散文集《黎雀声声》
真事、真人、真情 刘 章 (125)
- (8) ——读白鹤龄散文印象

- 她，走进大自然 郭秋良(129)
——谈武华的散文
- 一篇真切感人的叙事散文 孔宪科(132)
——读《如意洲头兰花香》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曹广志(136)
——谈承德散文创作对地方风物传说的汲取与升华
- 默默“有闻”的女性 郭秋良(141)
——贺朱彦华“民间文学”丰收
- 令人欣喜，承德创作 光 之(144)
清代题材文学作品讨论会在承德避暑山庄
召开 (文讯) 杨林勃(147)
- 干实事，创路子，多出作品，出好作品 何 理(149)

历史小说之我见

——由《康熙皇帝》谈起

郭秋良

历史小说是近来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课题，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就占有令人瞩目的一席之地。《三国演义》《水浒传》与非历史题材的《红楼梦》《西游记》共同代代流传，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没有历史小说，便没有完整的中国文学史。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自建国以来到现在，也已有一大批历史小说出现。

我们应该把历史小说归到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范畴，或不科学的半历史半小说范畴。历史小说不必讳言“文以载史”。

这正是历史小说与非历史小说的不同之处。它应该在再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给当代人以启迪，正如当代题材的小说给当代人以启迪一样。历史小说应该反映历史上的进步，给人以信心；它亦可反映历史上的落后，使后人记取教训。历史小说要着力描写人民群众，也不必有意避讳重要历史人物。有时候，重要历史人物能左右历史某一阶段的进程。历史小说在客观上可能会起“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但不能求作者在创作之初就以此为目的。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希凡所说，“如果要求他们‘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那

大概根本写不成。说当前创作的这些历史小说，是‘主要人物，主要情节于史有证’这样的自行确定的概念，似也不足以概括历史题材的创作，实际等于空谈。”“因为无论取材于真人真事，那‘艺术虚构’都在起着不可代替的塑造典型形象再现历史生活的规律性的作用。还是高尔基以及许多著名作家的经验之谈的老话：‘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

那么，究竟什么叫历史小说呢？我以为其概念、内涵大抵可归纳为以下四点：1. 历史小说是从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捕捉到的发人深省的、脱开概念的典型形象群体；2. 这个形象群体是作家从历史长河的某一段拾取的各种色泽、各种形状的贝壳所组成的贝雕画；3. 今天所说的历史小说应该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思维指导下，绽开法则之花的生活教科书；4. 它是经作家之手，揭开火山之口，从深处引发出极为壮观的激动人心的岩浆；或者是按古老的配方酿制成的，能够使人动情、如醉如痴的醇甘的美酒。下面我想结合自己所创作的《康熙皇帝》来进一步谈谈。

大家知道，清朝的前期，入关以后以康熙皇帝为代表，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他制订和执行的政策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有益于社会的前进的。“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康熙的功绩。没有康熙，便没有“康乾盛世”。在清朝历史上，他有着辉煌的地位，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他有着不可泯灭的功绩。他在历史的前进中起了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他顺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就使他成为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我所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皇帝》，题材取自康熙一生凡件大事中的第一件大事，即除鳌拜。康熙登基做

皇帝时只有八岁，他的皇父顺治皇帝鉴于同姓大臣辅政有很深的弊端，逝世前特命外姓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鳌拜自恃战功，在朝廷中飞扬跋扈，横行无忌，他虽然位居第四，却成了实际上的第一掌权人物。与之抗衡的，只有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康熙即位之初，他面临的第一位的矛盾是和鳌拜集团的矛盾。其主要表现是：是废止圈换土地，还是坚持圈换土地？鳌拜坚持“跑马占圈”，使农民失去土地、牲畜、农具、房屋，甚至逼得农民上山为盗，使社会处于不安定状态，严重破坏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对清朝中央政权的巩固，对刚刚开始安定的清初社会，对发展社会生产都是不利的。而康熙需要的是中央政权的日益巩固，是社会的安定，是生产的发展。他要革新，要向前进，要使中华繁荣昌盛。他对鳌拜这种恰恰与他针锋相对的倒行逆施怎能容忍呢？很自然地，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日益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更何况，鳌拜的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也是向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更是康熙难以容忍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只能以一方的彻底胜利、另一方的彻底失败而解决。当然康熙是最后胜利了。但，这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俄罗斯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艺术，首先是艺术，然后才可能成为某一时代的社会精神与倾向的表现。”别林斯基强调了文学作品艺术性的重要，显然是深谙文学创作规律的。谁都知道，一部没有艺术性的小说，很难称其为小说。《康熙皇帝》问世后，有的评论文章说它“艺术性强”，“很有文采”。这是溢美了。我深知以自己的学识和功力是不会写出“艺术性强”“很有文采”的作品来的。

我是很尊重历史学家的，我从可敬的史学家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知识，但我的这部小说，却要请某些历史学家原谅，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历史真实叙述康熙除鳌拜的全过程。因为，我所追求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艺术真实，我是按照符合作品中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来从事艺术创作，不是重复历史。某个人物，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有某种并非史书上记载的行为动作，但，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合理的，因而在艺术上是真实的，我就那样写下去。我同时也相信，读者也会认为这是真实的。譬如康熙借鳌拜之手杀苏克萨哈便是一例。历史的真实是：苏克萨哈原是康熙的四位辅臣之一，他坚决反对鳌拜换地，是站在康熙一边的。当鳌拜给苏克萨哈横加罪名，要将他凌迟处死时，康熙对苏克萨哈是采取保护态度的。可是这保护并未奏效，虽然把“凌迟”改成了“斩决”，苏克萨哈最终还是被处死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而小说中现在却处理成康熙假鳌拜之手，“借刀杀人”，趁机杀了苏克萨哈。书中对康熙心理活动的描写，表现了康熙另外的一面——深藏心底从不示人的一面。诚然，康熙是杰出的历史人物，但他不是一个完人，他毕竟是皇帝，是清朝一代最高统治者，他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永固，卑鄙、阴险的事是干得出来的。古来“天子之心难测”，是一句概括性很强的话。写康熙“借刀杀人”，自己达到了目的，不承担责任，却引导大臣们把这笔账记在鳌拜的身上，无疑显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这样的描写无疑也是符合康熙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人物形象是在性格刻划中完成的，而性格的刻划又并非仅仅是就性格写性格，它要依附于情节的描写，人物的行动，人物心理的活动。这“借刀杀人”的一

笔，是不是本质地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多元化地刻划了他的性格，从而使少年康熙皇帝的形象更丰满、更真实可信了呢？

康熙的生活经历与众不同，的确当得起“非同一般”这几个字。他出身于清朝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家庭，从小（除了幼年在奶妈家的短暂时期）在深宫中长大，五岁启蒙读书，在汉人师傅的教导下习文，同时按照满洲风俗习武。既接受汉族文化的熏陶，又继承并发扬了“祖宗骑射开基”的尚武精神，可称文武兼备。他继位前后，他的父皇顺治皇帝和太皇太后向他灌输的完全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他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他父皇的逝世，使他过早地肩负起了治国的重担。以八岁的少年君临天下，自然要面对许许多多复杂的矛盾。如此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知识、教养、阅历、气质、风度都与常人不同，因而培养和造就了他的独特的性格。

他也有少年的特点：活泼、机智、幼稚。作品中曾描写他与索额图斗蛐蛐，他的蛐蛐斗败了，却把索额图的蛐蛐掐断两条大腿后摔死；又曾描写他微服出访前因索额图欲将此事奏知太皇太后，他提醒索额图五年前在南书房的约定，如果索额图不听话，就应该接受打屁股的处罚。这，都是他少年时代幼稚和调皮性格的外在表现。不过这些特点都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逐渐趋于消失了。

作品中还写了康熙与苏麻喇姑的恋爱，意在刻划一个“是皇帝，也是人”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康熙形象。我这样想：康熙不应该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虽是皇帝身份，仍然是人的本质，他不因为有了皇帝的身份便失去了

人的本性。常人皆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都应该有。苏麻喇姑从小与他生活在一起，教他习字，陪他游戏，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更兼苏麻喇姑憎恶和痛恨鳌拜，在政治上是他的同道，就使得两颗心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康熙和苏麻喇姑在特定条件下的相互爱悦合情合理。这就是艺术的真实。读者不会觉得这违反了历史的真实，相反，他们会相信这艺术的真实才是真实的。小说的结尾写了苏麻喇姑将要到红梅寺出家当尼姑，这是太皇太后的诏谕，不可更改。这使康熙和苏麻喇姑都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我写这一笔，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知道，封建礼教是如何的无情，从而激起人们对它的痛恨情绪。同时，因写了一向对康熙那么疼爱的皇祖母在这件事情上竟不肯成全爱孙，也表现太皇太后性格的复杂性。

总之，我是想把康熙写成一个人，写成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最后想说几句题外话。我们只是在发现优势、发挥优势上做了一点工作，承德的文学群体仅仅是开始形成，已出现的避暑山庄清代题材文学作品有待提高质量，未开掘的历史矿藏有待花大力气开掘。道路还很漫长。今后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两个方面：出拳头作品，出尖子人材。阎纲同志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希望流派林立。我们继续朝着“山庄文学流派”的方向努力。当今时代，离不开信息，离不开友谊，深盼文学界前辈和朋友们象以往一样，继续给我们以支持和帮助。

从我所创作的《天涯风雪》说开去

何 理

叙事长诗《天涯风雪》已出版三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还是有可总结的东西，有我应该进一步发挥的东西，也有应该避免的东西。

历史文学是文学，不是历史，所以，它离不开虚构，离不开想象。历史文学又与一般文学不同，它是反映某一历史事件，塑造某些历史人物，所以，它又不能不受历史制约，违反历史真实。只有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这是历史文学达到艺术真实的主要手法之一。

组成《天涯风雪》的主要构架，即三个大的事件：决定一月五日东走，九千将士覆没后所面临的危及，爱琴峡谷大捷，都真有其事。而从这三个大的事件生发出来的无数个故事情节，有的是真的，例如大雪封路后，十几万土尔扈特部蒙古族将士和男女老少陷入绝境，所带的粮草牛羊肉全没了，可汗渥巴锡决定杀掉赶来大批牛羊，突破大雪的封锁，轻装前进。还有渥巴锡总结九千将领在马鹿滩被伏击的血的教训，其中有一点，就是骑兵与沙皇的军队作战，虽能速战，可是耐力小，所以在爱琴峡谷战役前，他亲自训练五支迅猛有素的骆驼队，对取得大捷起到关键的作用。有不少故事情

节是虚构的，有些人物也是虚构的，例如王妃莫尔根、奸细噶颜沙丹、女奴乌仁娜杰等；有的人物是真的，也有不少虚构，不少想象，例如渥巴锡，老将采考尔、舍楞等。在这部长诗中，有些场面的安排、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细节的运用，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例如沙皇俄国发动了数十年的俄土侵略战争，在土尔其的战场上尸骨如山，这些尸骨多数都是土尔扈特部蒙古族的将士。沙皇俄国为了削弱这个部族，强令十六岁以上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男子去充当炮灰，甚至连渥巴锡也不能逃脱。他对这场非正义战争是深恶痛绝的，为了转移叶卡德琳娜女皇的视线，酝酿东走大计，也违心地参加了这场战争。可是不久，他便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士兵，逃离了俄土战场，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夏夜，驰马回到土尔扈特部蒙古族开拓繁衍的地方——额济勒河岸边，恰巧与爱妃莫尔根相遇，然而，王妃已经不认识“鬓发胡须乱似荒草”的这位不速之客，他们相认以后，渥巴锡将蟒鞭递到莫尔根的玉手上，悔恨难当地说：

替部族惩罚我吧，
我心中的女皇呵，你不要胆怯惊慌，
悔恨当初，不该卷入这场恶战，
祖先在天之灵也会感到脸上无光。

这样塑造渥巴锡，符合历史真实，也闪着艺术真实之光，使这个容易写成概念化的人物，有立体感，使读者看到他的多侧面。王妃莫尔根、老将采考尔、女奴乌仁娜杰等人物形象，我感到也不是概念的空壳，而是血肉之躯。噶颜沙丹这个人物，用的笔墨不少，但是比较概念，脸谱化。舍楞反叛过清朝，投奔渥巴锡之后，又随大队人马归国，为此，在紫

禁城内引起一场争论，有的说土尔扈特部蒙古族归来是假的，有的说是真的，乾隆帝肯定了后一种说法。这个人物本来是个复杂的人物，写好了也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写的过于简单，过于概念了。

从诗的角度来看，我采用了四行一节的长短句，从整体上来看有整齐美，又参差不齐，比较自由，宜于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诗是抒情的艺术，抒情是诗的生命，我在这部长诗的创作中，始终遵循这一点，叙事如何为抒情服务，而使其称之为诗，这是最大的难点。在这方面，《天涯风雪》也是一分为二，我认为有结合得比较好的章节，例如九千名将士壮烈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马鹿滩上白雪，从虎穴中逃出来的女奴乌仁娜杰赶着马鹿拉的雪橇，在雪白的山谷中驰骋，雪橇上躺着披着人皮的豺狼噶颜沙丹，善良的女奴还没识破他的面孔。乌仁娜杰呼唤着土尔扈特部族的兄弟，可是没有一人回声，于是，她放慢雪橇，瞻仰一个个死去的将士遗体，然后，从蠕动的雪堆中扒出她的救命恩人戈泰老人，当他们父女俩正想插翅飞翔，去寻找大本营，胸中毒箭的乌仁娜杰突然倒在雪地上死去，接着写道：

你才二十五六的年纪呀，

却过早地倒在这狂风暴雪中，

你的生命就是不朽的歌，

用深深的爱憎写成。

你被寒冷的雪夜吞噬，

却迎来雪滩黎明，

你呀，不能随部族东归，

这伟大的史诗，却写下你不朽的姓名……

我感到这种广阔的场面富于诗情画意，线条比较单纯，抒情味道比较浓。这部长诗情节比较纷繁，犹如一棵枝干繁多的树一样，这样一来，有些地方不透风，不透光，不能很好的抒情，这是坠笔之处。

对于长篇叙事诗的抒情，我有自己的看法，即不能与一般抒情诗等同。如果按照一般抒情诗去要求长篇叙事诗，那就等于扼杀长篇叙事诗。我想，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长诗，需要史诗，不要用旧的或者新的模式将叙事诗创作的路堵死，应当开拓这个领域，应当多种多样，与一般抒情诗无异的叙事诗，当然最好，但一部长篇叙事诗，要段段句句都要求这样，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对于长诗当中的叙事部分，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也许怕有人责难，也许是叙事诗确实难写，而又不受到应有的重视，我手中现有的两部长篇叙事诗，一个想让它再放一放，看一看，然后再给出版社，这就是《天涯风雪》的姊妹篇《珍珠项链》这部长诗是写现实题材的，四千多行，故事情节比《天涯风雪》单纯多了，加强了抒情和思辩，十多个个人物，我刻意在形式上有所突破。另一个是叙事诗《香妃传》，我现在正在改为历史小说《香妃与乾隆》，何必一条道走到黑呢？

我认为，在清代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中长篇，有两点应当引起注意，第一是不要只是陈列历史，只写历史事件的进程，而应提炼它的内涵，突出它的认识价值，加强作品的深度；第二是不要简单化，特别是对于康熙、乾隆这样的皇帝，更不能简单化。在这方面，有些作品是可以借鉴的。

骨骼·血肉·精髓

薛理

不是随便什么以历史为背景，或借助于历史事件、人物的小说，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小说的。譬如专门写韵事的就不好说它是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应该有历史的骨骼。“李自成”是历史小说，历史上大体是有那么一次起义，来龙去脉都是那么回事。港台的“新武侠小说”就不大管这个，如《书剑恩仇录》写了个大规模的反清起义组织，叫红花会，并说乾隆是汉族人。红花会，没有；汉人之说，仅仅是传说，也没有根据。吴晗说，历史剧，有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其实，普及历史知识，不能靠文艺。但冠以“历史”，就不好违背大的历史骨骼。我认为应以正史为纲。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作者是站在刘家正统立场上的，但并不去写刘备统一了三国，也写了他的失败。我现在搞的《风流天子》，基本没有脱开当时清代封建社会。我编了乾隆大事记，“大事”都是历史真实。乾隆四十七年是鼎盛，以后就衰落了，直到这个皇帝之死，白莲教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这要求助于史学家。没有办法，搞文学的写这种题材，总要多读些历史书，随心所欲不行。譬如战争性质，平息准部的两次战争，是反民族分裂主义的，开拓疆域，维